



【有所思】不如见一面

□李晓

东晋年代，一个北风吹雁的大雪天气，夜晚时分，王羲之的第五子、书法家王徽之正准备小炉温酒，突觉一人喝酒寂寞，想起许久不见的好友戴安道，于是他连夜乘一小舟，沿着河流行驶整整一夜，到了戴安道家门口。就在准备叩门进朋友家门的那一刻，情绪型性格的王徽之掉头就走，沿路返回了家中。他说：“吾本乘兴而行，兴尽而返，何必见戴？”去时兴致高昂，到了朋友家门口便已尽兴，王徽之享受的就是这个过程。

王徽之的这种作派，属于现代人歌中唱的“相见不如怀念”。朋友间的牵挂，如古人所说“相濡以沫，不如相忘于江湖”，在浩淼的命运江湖上，各自荡舟飘向不同归宿，但淡淡的想念堆积在沉沉河床。在浩瀚的古代诗词中，星斗一样闪烁辉映在历史天幕上的，大部分都是朋友间相见时难别亦难的经典吟诵。古人之间见面，相隔迢迢山水，交通工具落后，去见一个人，一路上要经历千辛万苦，走得衣带渐宽。所以那种人与人在日月星辰下的想念之情，特别浓厚炽热。

现在是网络时代、高铁飞机时代，人与人之间见面实在是太容易了。这种见面的方便迅捷，似乎让人与人之间的情感浓度稀释了，很多古典的生活，也正在渐渐消逝，刻骨的思念少了，家书抵万金成了传说。古时的信鸽，忠实地带着主人的家信、拳拳的嘱托，翩然降临在窗台的那一瞬间，与一架飞机的安全着陆相比，并不逊色。如今，一个礼节性的微信点赞，或者窥探一下朋友圈里的动态，就连通讯录里的多年老友，也失去了相互打个电话的冲动，一次热乎乎的见面，更成为一种奢侈的生活。

今年春节期间，我们几个散布四方的老家发小，在微信群里约了多次：见一见吧，再不见，就真的老了，就真的不知明天与意外哪一个先期抵达了。凛冽天风，在我们的头顶呼啸着，好不容易在城市后山一个农庄相聚了，有人热烈地拥抱，也有人拘谨地交谈。时光，把我们雕刻成不同的模样与形状，还有繁花落尽后看不见的内心。我们在一同怀念过老家村子里的老井、黄葛树、坍塌老屋、老亲戚、离世的长辈之后，发现再找到一个共同话题已很难了。于是，一顿饭后匆匆分别，约好下一次见面。而下一次，又要等多久呢？对于我这样一个很看重乡情的人来说，其实还是希望这样见一见的。后来我在微信群里说，我们争取一年见一次面，人到了这个年龄啊，见一面，就少一面了。我的这句话引起了发小们的感慨共鸣，他们纷纷表示同意：能见一见，就尽量抽时间见一见。其实，时间这个东西，确实如海绵里的水，挤一挤总是会有的，关键是你真的在乎这种见面吗？

想起这些年在我人生的各个路口走散

的人，或者永不再相见的人，我就特别珍惜有生之年的每一次见面、每一次举箸举杯、每一次对背影的凝望。

在我中年岁月里走散、走失的那些人，那些告别的镜头，常在我眼前闪现。比如外省的诗人老刘，有一次我坐火车从他所在的城市离开，他追着火车跑，递给我一本发表有他创作诗歌的内刊，还有一包饼干。晚上，我就吃着这包饼干，穿过了两个省的铁轨线。就在那年春天，老刘患了重病，在医院接受化疗，还没走到夏天的门槛，他就离世了。还有与我同住一个小区的老王，前年的一天，他出门去买大蒜，出门前对妻子说：“汤里少放点盐。”十多分钟以后，老王被一个莽撞的司机开车撞上，走了。

有一年春天的下午，我和单位几个同事在一起闲聊。一个同事说，桂花路边有一家新开张的馆子，卖兔肉汤锅，味道不错。这个同事说，改天一定请我们去尝一尝。没想到，他的邀请，竟成了留给我们的遗言。他肯定是热爱生命的，晚上还出去跑步健身，一回家，突发心肌梗塞，在去医院的路上，就别离了这个世界。在写给他的悼词里，是我们无尽的追思。这才发现，朝夕相处的十多年岁月中，他是多么好的一个人啊，在一幢大楼里工作，在一个单位的伙食团里吃了多年相同的饭菜。有一次，在出差住的小旅馆里，这个同事向我掏心掏肺地谈起过他的家庭，我才知道为啥他平时显得有些吝啬，一双破了洞的袜子也要缝一缝，一支牙膏也要挤了又挤，是因为他瘫痪在床的母亲需要长期吃药和护理，是因为他的妻子也多病，全家就靠他一个人撑起。在他去世后，念叨起这件事，走进他那简朴的家，我们才发现，他的那些吝啬，他的那些节俭，他的那些舍不得丢掉一张旧报纸、一个酒瓶子的行为，其实是一个男人默默无闻的美德，是扛起一个家庭的责任和担当。

当我们真正面对一个人的离去，才有时间反省自己，什么是该珍惜的，什么是该坚持的，什么是该忽略的，什么是该妥协的。

就在前不久的一天，我与分别三年多的老友吴大哥在一个老馆子里又见面了。我俩喝着老酒，老吴突然热泪盈眶，他为那年冲动之中给我一个耳光郑重道歉，他起身拥抱了我。那次，也是我与吴大哥一起喝酒，我俩为宇宙间到底有没有外星人的话题争论起来，老吴突然起身，扇了我一耳光。于是，我们绝交了。这次，是老吴主动约我见面的。我当场就答应了，一个耳光又算个啥啊？或许，他打醒了我，让我懂得，有些争执与执念，就绕过去吧，就放下吧。

“这世间，太多的难免亏欠，你是我穿过思念的箭，不如见一面，哪怕就一眼。”我听着这首歌，暖流漫漫。老朋友们，找个地方，见一面吧。

【在人间】

摇过青春的绿皮车

□李哲

绿皮车曾在我的生命中摇晃了四年。

元旦前夜，家庭聚餐，一不留神三杯酒下肚，妻子责怪我喝酒误事，我说，不耽误跨年计划，出发即可。临近凌晨抵达了省城，离泉城广场三个路口，机动车被人流阻断了去路，靠边停车，改为步行。一路上，人流如海浪一般。新年钟声敲响后，人群又如退潮般四散而去，裹挟在大浪中的我耳边仿佛响起了哗啦的海浪声、咕噜的泉声，还有咣当咣当的火车车轮声。

我就读的大学在省城。之前我极少离开家乡，虽然两地仅隔一百多公里，可这里就是我的远方，与之紧紧相连的是一根铁轨。四年里，我一次次坐上绿皮车奔它而来。

火车在一天里经过小城两次，早上由南向北，黄昏时再折回省城。车程两个半小时。十年前没有抖音，没有4G或5G网络，乘客们多是观看缓存视频或阅读电子书，而我习惯了携带一本书，时间不长不短，虽然翻不了几页，却可以沉浸其中，忘记时间的流逝。

火车早上7点从省城发车，8点左右路过淄博，9点半抵达县城。绿皮车上的2G信号极弱，一经过淄博市里，我就抓紧检查手机里有何未阅的消息，并无大事，却又总担心别人联系不到自己。

母亲每次都会提早问我什么时候回家，我会说个大概日子。临近时，母亲又确认一遍，我便嘱咐不用来接我。但下车后，母亲总是站在马路对面用目光将我从人群中揪出来，紧盯不放，而我确信这缕目光是独属于我的，也是世间最暖的。

过去的火车票多是蓝色小卡片，少许是红色纸张。书包最外层有一处平时不用的夹层，我就随手将车票塞进里面。每当母亲刷洗书包时便会问我还要吗，我就回答，先留着吧。时间一久，阳台的窗台上就堆了厚厚的一摞。毕业后，为了纪念大学时光，我特意买来一个收纳册将它们和门票一同安了家。如今车票上的墨痕早已消失，光洁的纸面上仅剩一串红色的编号。记忆有些如磨痕一样消散，有些却如红色数字记忆犹新。

本就所剩无几的记忆中，印象深刻的又多是些痛苦之事。比如列车的吸烟区，在两节车厢之间。车厢本就不透风，三两个人扎堆吸烟，一瞬间此处就成了“仙境”。假期往返时，我常买到无座票。车厢内挤满人，后上车的人无处落脚，只能待在车门处，接受烟熏火燎的熏陶。一下车，我总是咳嗽不止，满身烟味。后来，国家颁布列车禁烟条例，使得一众非吸烟人士拍手称快。

第一次坐上它时，我十八岁，而我第一次遇见它是在六岁。那年，我跟随父母从乡下搬进县城读小学。整个世界变得新奇无比，不怕雨雪的柏油路，

遮天蔽日的高楼，拥挤的小吃街，夜晚的霓虹灯，我在其中醉了好多年，还有一列常常入梦来的火车。

男孩子在巨型机器的威仪面前毫无招架之力，火车轻易地打败了一切玩具，牢牢占据梦境。我每天都要看，每天也看不厌。可母亲却被它搅得难以入眠，常与人倾诉：火车一过，感觉房子要塌了。房东劝解道，时间久了就适应了。

白天的火车通常与我无缘，也就不是我的朋友，而有一位朋友总是赶着我的脚后跟，如放学铃声般准时经过家门。它来时会在很远的地方拉响汽笛。北边有座高架桥，声音先穿过桥洞，然后它才出来。大人说，这班列车是拉货的火车，叫做货运火车。火车头多是深蓝色的，后面跟着一大串车厢，前半段多是黑色车皮，拉着煤炭；后半段是银色车皮，是油罐；中间也会穿插着几列集装箱，红色居多。每次的组合都不一样，我是怎么知道的？每天我都会用石头在地面上记录着数字。慢悠悠的日子，晃悠悠地过着，幸福很简单，比如将疾驰而过的火车车厢数数清楚。

黑皮火车离开后，我并不着急进屋写作业，过不了几分钟，还有一位朋友要来。它从南边来时需要拐一个大大的弯才能进入视野，不同于黑色、银色、红色，只有它是绿色的，人们都叫它绿皮车，上面坐满了形态各异的乘客。

火车虽不快，若紧盯住一个窗户，头一会儿就晕了。眼光若散开，同时扫视十几个窗户，乘客们一下子就清晰许多，有人向我招手，有人向我微笑，有人在窗户上凭借雾气画一些小图案。此时，数车厢便没了意思，而是对车厢内的世界充满好奇，什么时候我能坐上它？母亲告诉我，长大了就可以。她一向说话算话，十八岁那年，我真的登上了这列火车。母亲送我上车后，我透过窗子看到远处的母亲，车外的人距离越来越远，显得越来越小。原来，上了车就意味着成了漂泊的游子。

跨年之后，回来没几日，办公室里的同事议论起，最近去省城的火车又增加了两班。我的心头一惊，时间竟这般慌张。下班后，我按捺不住怀旧之感，驱车赶回童年之地等待我的老朋友。那里早已不同以往，翻新了房子，重铺了道路，火车道两侧装上了崭新的绿色围栏。十年弹指一挥间，发生的事岂止于一道围栏？火车取消了吸烟区，电子票取代了纸质票，2G信号成了5G，出行有了更快捷的高铁。时代的浪潮汹涌澎湃，疾驰万里，而那辆绿皮车仍旧披着北方泛红的暮色慢悠悠地驶来。

我将手抄在口袋里，站着、看着、听着、等待着，一声鸣笛，响彻云霄，慢悠悠的“朋友”从眼前经过，一个个笑脸再次对我微笑起来。此时，铁轨又被震得嗡嗡作响。

